

崇川往事

汪为霖的相貌

□徐继康



汪为霖像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木兰秋狝，扈蹕溧阳。时任刑部奉天司郎中与总办秋审的汪为霖随围热河。乾隆皇帝阅射布靶，二十五岁的汪为霖奉旨射箭，他与韩崙快马联辔而连中两枝，乾隆大喜，分冰赐果，赏戴花翎，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赠诗中有“羽卫千官听箭声”之句，一时异数殊荣，交相钦羡。嘉庆元年(1796)，汪为霖由镇安知府升任广西桂平梧郁道兼管省盐法事，将入觐，两广总督吉庆奏留他襄理西隆州军务，赴任即得密报，有人潜募煽动起事，汪为霖单骑驰往，逻获十二人，立马斩之。他有一首诗：“櫓枪扫却净氛埃，露布旌旗曙色开。犹记红江锋镝里，书生匹马万来山”，就是记述此事的。冯金伯在《墨香居画识》里，这样记载汪为霖：“为人倜傥权

奇，有材勇，多技能。”由此可见，汪为霖身体强健，武艺超群。今有资料说，汪为霖是武进士出身，曾任厦门参将，这些实无凭据，其原由大概是汪为霖给世人以英年明干的形象。在我们的想象中，汪为霖是很英武的，但我们在《皋东丰利场汪氏支谱》中看到他的画像，面容却极为消瘦，眉眼低垂，似有病容，全无其父汪之珩丰额广颧的风姿，这总让人怀疑画像与他本人的真容相距甚远。

汪为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他六十岁那年夏天，给自己画了两幅自画像，一幅是《蓑笠图》，自题诗云：“朝衫典却换鱼羹，老矣江湖万事轻。图画凌烟无我分，不关蓑笠误先生。”另一幅是《僧伽示现图》，也题之以诗：“六十年来一刹那，被人强唤作头陀。蒲团几叶香云地，颠倒偏生我相多。”汪为霖娴于笔墨，极有画名，自画像应该不会失真，但可

惜的是，这两幅画像都没有能够留存下来。又幸好，他的好友朱玮在帮助编辑其遗集《小山泉阁诗存》的时候，于道光十四年(1834)秋临摹了那幅《蓑笠图》，并置于诗集卷首，易名为《春田观察六十岁像》，这才让我们在近二百年后得以窥见汪为霖的容貌。画图中，他手捻须髯，面容依然十分的清瘦，但比起《汪氏支谱》中的画像来，多了些许文雅之气。

关于汪为霖的相貌，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有一句描写：“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游狼山，将至扬州，绕道访文园，时观察年正六十，发皓然矣。”六十岁的汪为霖须发已经全白了，那时汪为霖的身体似乎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毕竟是风烛残年，再过几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十月初八日子时，汪为霖逝于文园。

其实今人有亲眼看过汪为霖容貌的。土改时期，汪为霖墓在丰西蔡

倪港，当时县领导王长友在现场向天开了三枪，然后用炸药炸开了汪为霖坟墓，中有棺木七八具，居中而小者为汪为霖之棺。开棺即见汪为霖身着青灰色居士服，手持佛珠，其身下填有灯草。据亲睹者云，汪为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颌下有须，面色如生。有人戏抓其胡须，将其整身拉起。但须臾间面色即变，其后服饰尽毁。其紫檀棺木归了做秤人岳某，皆做了秤杆子。

汪为霖曾有诗云：“世界同泡沤，本诸释氏说。人生泛虚舟，老庄旨颇彻。眼前即是道，底用譬空设。昨夜卧舟中，酣梦无殊别。梦中行百里，那识路曲折？遽然觉推枕，便是小生灭。昨从何处来？境界已悬绝。风水不暂停，帆影去如瞥。”一切皆为虚幻，他留下的只有那八卷《小山泉阁诗存》，正如朱玮在《春田观察六十岁像》旁题跋所云：“读其诗，当可想见其为人。”

《张謇日记》出版始末(下)

□倪怡中

台湾出版《柳西草堂日记》

沈燕谋在左舜生(曾和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访问延安，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定居香港，曾任教新亚书院)那儿知道了沈云龙这个人，后来看到沈云龙编辑的《近代学人丛刊》《边疆丛书》《袁世凯史料丛刊》等书，认为他是一位有心人，是做实事的出版人。经过友人介绍，沈燕谋了解到沈云龙是江苏东台人，但在当时的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读过5年书，因此视南通为第二故乡。而沈燕谋本人则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通中学办学经费困难时，私人出资承担办学并任校长。这些因缘让沈燕谋对沈云龙增添了一份亲近和信任，何况二人共有的对先贤手泽的珍惜，对前辈文化的敬畏，使他们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沈燕谋认定，让这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颇丰，辑印人物评传、史料丛刊、丛编达数百种的历史学家出版《张謇日记》不会错。

1967年8月3日，沈燕谋从香港起程赴台湾，其时，他已77周岁，他此次出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张謇日记”手稿。到台后两天他就不顾旅途劳顿去拜访沈云龙，洽谈日记出版事宜。沈云龙回访时，沈燕谋取出随身带来的“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和江苏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和他商量如何付梓出版，沈云龙表示，不日将和出版社编辑

来面谈。隔了几日，沈云龙和台湾文海出版社李振华一起到沈燕谋处，商定出版影印的各项细节，沈燕谋将日记手稿1~5(完好)5册，6~9(有残缺)4册，11~14册(完好)4册，交付给沈云龙，请他检查编序后交给李振华。不过十日，沈云龙和李振华持日记手稿来，告诉沈燕谋，已核对整理完毕，可以拓影备印，约需两周时间。果然过了半月，李振华来说，手稿拓影已完成，原件已交还沈云龙，还带来毛边和白色的印书所用纸张，请沈燕谋选择。又过了半月，沈云龙、李振华将“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完璧归赵，并带来印好的书样4页，沈云龙还拨冗写了介绍“张謇日记”的文章，记叙了这次编辑出版的经过，连载于《传记文学》，已发表了前半篇。10月23日，书印好送来。沈燕谋没有看错人，沈云龙是位实干的出版家。从沈燕谋赴台到“张謇日记”手稿成书不过两个多月，煌煌4大本，影印出版，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效率也可谓不高！沈燕谋抑制不住兴奋，在日记中记：“沈云龙、李振华携印成后加线装之柳西日记四巨册来，欢喜无量。为此行一大收获。”(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

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出版了“张謇日记”的前半部分，并附有曹文麟(1879—1951，字劭阁，号君觉，通州四才子之一，深受张謇赏识)的《张季直先生传》和张簪(1851—1939，字叔严，号退庵，张謇三兄，襄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的《癸未六月日记》。自此分藏大陆、香港两地的

“张謇日记”手稿相继影印出版，合成完璧。1969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依照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将“张謇日记”后半部14册及第10册补齐，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影印出版了全部28册的“张謇日记”。“张謇日记”在著者逝世40多年后终于出版，手稿也历经劫难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论功劳，当首推穆恒、张柔武、沈燕谋。

《张謇日记》有了排印本

1980年代，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成立后，和南通市图书馆开始联合编辑《张謇全集》。曹从坡、杨桐任主编，管震起、程灼如、向荣任副主编。全集以《张季子九录》为基础，增加、补充了南通市图书馆藏张謇未刊稿，未收入《张季子九录》的刊载于报刊的张謇函电、演说、呈文、启事、谈话等佚文遗著，以及张謇手牒、日记，张謇为所创企业撰写的《说略》《账略》等文献共200万余字。1994年10月，6卷7册《张謇全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6卷为日记、年谱，这是张謇日记第一次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但94年版《张謇全集》也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主编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图书馆一直注意搜集学者和读者的意见，持续开展补遗和校勘工作，以俟再版时修订。2003年4月在扬州举行的“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期间，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重新编辑《张謇全集》的建议。南通市委、市政府认为新编《张謇全集》的时机已经具备，条

件成熟，在当年9月启动新编全集的工程。新编《张謇全集》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由《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纂，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廷栖、陈炅、赵鹏、戴致君执行编辑，于2012年底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编《张謇全集》为8册，605万字，其中第8册为张謇日记、年谱。新编《张謇全集》借鉴吸收了前人编纂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编纂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许多文稿均作了必要的考证，对以往的注释错误作了订正，从此“张謇日记”有了可供引用、阅读的准确的标点排印本。

蔡元培挽张謇联说：“以文学鸣光宣两朝，日记若在，用裨徵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篇。”蔡元培推重张謇的诗文，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清末独树一帜，而他的日记考证文献的价值可以和翁同龢的著述媲美。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张謇日记》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联想到现在又有多少珍贵文献或藏在图书馆的书库深处，或藏在私家秘橱里，难以利用，秘不示人，等于湮没无用。国家文化部门如何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公、私收藏的重要稀见文献出版发行，出版才是珍贵文献最好的保护和利用。图书馆要为书、为文献找读者，深化为读者、学者们的服务，而不是以“孤本”“善本”为炫。只有这样，才能惠惠于广大读者和学者。“张謇日记”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崇川往事

民国“新生活运动”下的春节

□程太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已经随着政府的发展而被束之高阁。于是蒋介石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思想，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新思想要求人们过新生活，推广“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在基层的体现就是“破旧立新”。破旧立新首先是废除旧历(农历)新年。在“新生活运动”中，不仅是政府，一些知识分子同样把过农历新年当作陈规陋习，就连诗人柳亚子也公开声明要引导大家废除旧年，“我们言论界，是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我以为宣告废历死刑，应从我们言论界做起。”各地的报刊媒体上则将是是否过农历新年，当作了“革命性”指标。在各种报端，民间的过年风俗被统称为“陋习”。在春节期间还派记者去考察坊间情况予以通报。有些极端的报纸甚至把节日期间贩卖门神花纸、节日灯彩的人说成是“反动派”，要这些人尝尝铁窗的味道。还有的把“新年大吉”“新年吉祥”“恭喜发财”等吉祥语，说成是反动口号，对说吉祥语的人加以批判。真是无奇不有。

过国历新年，废传统春节

“新生活运动”传到通如大地，国民党南通县、如皋县地方当局首先倡导老百姓过国历(阳历)新年，废止传统春节，对广大城乡人民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加以否定，结果遭到人民群众的强力抵制。阳历新年，除了机关、团体、学校写几幅“庆祝元旦”“庆祝新年”的标语外，民间没有谁理睬，照样冷冷清清。可到了农历新年，大家依然隆重、热烈地欢度春节，风光不减当年，商店照例歇业休息，老百姓敬香、放鞭炮，谁也难以阻挡。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时，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宣传部长孔宪国及部分执行委员亲自上街，动员商店开门营业，严禁关门闭户，可商家谁也不予理睬。倡导废止春节，只是徒劳一场。

要求正月初一上班，机关无人理睬

1936年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发布文告，要求机关干部带头“树立新思想，改变旧观念”，农历正月初一正常上班办公，不得有庆祝举动。据当年在如皋县教育局工作的沈子芳回忆，当时教育局有职员几十人，正月初一上班，到办公室签到上班的只有他和另一名叫陈吉哉的职员。上午11点钟，教育局局长汪特璋从外面回局，到办公室看了一下，见到只有沈子芳和陈吉哉在工作，再看看签到簿，除了这两个名字外，其余都是空格。不禁喟然长叹：“积习难改啊，谁也没有办法！”政府其他各机关也大致如此。

要求商家营业，集体关门大吉

1936年如皋县的“新生活运动”还要求各商家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四正常开门营业(传统习俗是，农历正月初五敬过财神后，商家才开门营业)，结果正月初一那天，全城没有一家商店开门营业，国民党如皋县当局恼羞成怒，派了工作组，挑着装满烂泥的水桶，把如城四门大街两侧店铺门上贴的大红春联与大红“福”字用烂泥一涂到底，以泄其愤。国民党基层组织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举措不得人心，只能遭到人民群众的奋力抵制。